

## 本土文本

## 圆满(小说)

□文娟



绘图瞿溢

这种场合,女人是不好插手的,这是阿公立下的规矩。

伯父对着阿婆:老娘,这是你的主意?

阿婆目光坚定:那还能假!随着这行人的到来,阿婆一扫阴郁,眼神特别敞亮。

那以后……以后怎么办?伯父哭丧着脸。

阿婆女儿淡笑一声:以后没你们的事,咱桥归桥,路归路,从此一刀两断!

不行!绝对不行!被人截脊梁骨的事咱不能做!我爷说。

现在晓得,晚啦!一向慈眉善目的阿婆女儿,此刻活脱一柄铁扫帚。

老娘,你要想清楚!伯父搓着头发,好像没反应过来。

老娘,你千万想清爽!爷两只眼睛乌子涨得通红通红。

阿婆的榆树皮像一棱棱冰霜:老早想清楚了!

我拖拉着阿婆,边哭边哀求:阿婆你别走,等我有了钱,我给你吃给你喝。我又在安慰阿婆,尽管,这样的安慰在此时此刻显得特别苍白特别无力。

阿婆不动于衷。

小弟说哭啥哭,要回来的。阿婆没带过小弟,双方缺少感情。

从那以后,我经常梦到阿婆。梦里的阿婆,似乎很不快乐。好几次,我清清楚楚听见阿婆在叫“毛头”。我想回,嗓子却像被卡住,我挣扎着,抽泣着,眼泪像决堤的河水。

大学毕业那个暑假,我从校门出发,直接踏上了去江北的行程。

我替阿婆带了好多好吃的,另外,我也稍稍攒了几个钱,这些钱,都是平时伙食费里抠出来的。

路在嘴边。这是阿婆教的,小时候迷过路,阿婆说嘴巴长了干啥的?

根据当地人指点,很快找到了阿婆女儿家,无奈大门紧闭,连篱笆门也关得严丝合缝。假如阿婆在屋里,肯定会听到我的呼唤;假如阿婆在屋里,肯定会替我开门。我把好吃的归拢一块,与不多的几个钱,一起搁篱笆门旁边,

一步三回,阿婆,你在哪里?

(5)

我把耳朵贴紧电话。

对方终于打破沉默,再次发声:妹子,说来话长呢,时间不允许,能否等几天?

一个月,没音信,又一个月,仍没音信。电话过去,关机。

我决定找阿哥帮忙,人多主意多,关键时刻,非男人出马不可,遥想当年,阿婆女儿不就动用了三个男人。但是对于爷娘对于小弟,将隐瞒进行到底。至于我老公,毕竟外姓,压根儿没给动静,家丑不可外扬,阿婆的事,从头至尾,从内到外,我认为是件丑事。

阿哥与我所在城市距离一二百里,平时各忙各的生计,一年难得碰一次,但凡有求于阿哥的事,阿哥从不推托。像前年,我跟风打算替孩子存套海景房,缺首付,打电话问阿哥,阿哥愣都不打,说马上。马上就马上,几分钟,钱到了户头上。

阿哥说阿妹你太天真,事情没你想象得简单。我也寻过阿婆,没寻到。原来,阿哥也去过江北。不去才怪呢,当年阿哥得知阿婆被江北人接走后,与伯父伯母狠狠吵了一架。

阿哥,你看见阿婆女儿了吗?

看见了,那时她还健在,先高低不稳,逼急了,说阿婆根本不在她屋里,在阿婆儿子那里。

儿子?阿婆哪来的儿子?我直接蒙圈。

是啊,她解释是阿婆撒了谎,阿婆其实有儿子的,在啥地方她也搞不清,一会天津一会东北。

怪不得大嫂支吾吾没名堂。

怀疑归怀疑,事情没弄清楚之前,不能惊动到爷娘,免得越搅越浑。一直想再去一趟,没抽得开身。

这次会有结果吗?我有点担心。

(6)

江南江北,一桥飞架,很快,车轱辘滚到了江北地界。眼前四通八达的水泥路,彻底颠覆了我的记忆。阿哥也是,把方向盘拜托给了导航。我说路在嘴边,要不要下车问问?阿哥说不用,大概位置错不了,大嫂家屋前有条河,屋西北角有变压器。

出发之前,我问阿哥要不要先联系大嫂?阿哥说不用惊动,大

娥是留守妇女,在家照顾孙子,老公及儿子媳妇在外打工。阿哥手下有名工人,恰巧与大嫂一个乡,还与大嫂老公一块打过工。

眼前的大嫂,同样颠覆了我的记忆。或许,这种感觉是彼此的,岁月可曾饶过谁?

恐怕是阿哥的缘故,大嫂比电话里热情,一边寒暄一边放下手里的活,去开冰箱门。阿哥说不用麻烦,这就去街上找馆子。为了接我,阿哥绕了几十公里,没顾上吃早饭。

大嫂说哪能,人到人家来,穷归穷,一顿饭管得起。

这是大嫂第三次说自己“穷”。

大嫂家条件一般,直上直下二层小楼,白墙壁,淡黄色地砖,整洁,干净,没一样多余的什物。我特别留意了下,篱笆墙被砖头水泥替代,原来篱笆门的位置,裁了几株紫色的菊,铜钱大小的花骨朵看起来非常眼熟。我喊过阿哥,大嫂跟了过来了,称娘从江南挖回来的,看看,多少年了,屋前屋后移栽了好几次,仍一开一大捧。我想起来了,喜欢侍弄花花草草的伯父,曾在屋前栽种过一模一样的菊。没记错的话,这叫“悬崖菊”。

阿哥不失时机朝我丢个眼色。

我打开汽车后备厢,把牛奶、水果、香烟、酒……一样一样搬出来,大嫂没拒绝,眼圈却泛了红:你们兄妹有良心,一次次找阿婆。可是阿婆早就不在了,我娘也不在了,我寻思来寻去不能瞒你们,否则,对不住我良心。阿婆墓地在另外一个乡,那边,那边(大嫂朝东南方向指了指),过去十几里,我与娘从来没有过去。忌日是农历三月三,江南过来第二年的农历三月三,阿婆就走了,等我娘晓得,已经入土为安了。

怎么回事?你们为啥不晓得?

你们为啥不去?你娘不是说阿婆去了儿子那吗?还有,阿婆身体好好的,怎么就……阿哥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。是的,我们只能“疑问”,而且是“平静”地疑问,大嫂能说出真相,已经谢天谢地。

这是我娘在撒谎。大嫂头低了低,躲闪了一下眼神:阿婆没有儿子。那次阿婆只身来江北,本意是投奔我娘,不料途中遇到酒糟鼻,就

是那仨兄弟之一的酒糟鼻。当酒糟鼻得知阿婆是家乡人,又得知阿婆的身世,立即动了心思,说屋里正好缺个像阿婆样的老娘,鼓动阿婆改嫁过去,保证好好吃好穿像待菩萨样侍候到老。

改嫁?阿婆改嫁?荒唐!我与阿哥几乎异口同声。但是,没有愤怒。就像明明被人打了,还不能说疼。

阿婆是被说活了心,一方面聘礼丰厚,另一方面我娘六岁时,阿婆就抛下我娘不管了。所以,阿婆认同了酒糟鼻说法,既然对这个自幼做童养媳的女儿没啥交代,犯不着再去拖累。

可是,你娘要了一笔赡养费的,保证养老送终的。当年,那份声明的最后一条,明明白白要我爷我伯一次性支付人民币两千元。我爷我伯刚办大事,手头缺钱。而且,二千在当时来说不是小数目,伯父三间房子翻下新不过三四千。

谁知阿婆来江北后,酒糟鼻否认了之前的说法,照样画葫芦与我娘订立了一份声明,以后没我娘任何事,井水不犯河水,互不往来。

阿婆承认?你娘承认?

不承认怎么办?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嘴短,我爷得了绝症,急需要用钱。我爷这人你们也许听说过,竟与军人婆娘搭七搭八,被单位开除不说,差点吃官司,抑郁成疾。

酒糟鼻一家虐待阿婆了吗?那老头子呢?我问这话时心里虚得很。老头子早升天去了。

简直荒谬!我想这些话要被我爷我伯听到,啥反应?

那人家原来穷得叮当响,亲娘生下酒糟鼻兄弟仨就离家出走了,一直下落不明。后来酒糟鼻莫名其妙得了一笔横财,就想尽孝道替死鬼爷找伴儿,以求圆满。那边风声传过来说阿婆临终时惨啊,拼命喊“毛头”。

鼻子酸得厉害,我拼命熬,熬住了。

那天大嫂坚持不肯去馆子,说人到人家来,汤茶没呷一口,还送了这么多礼物,过意不去。

真到饭馆门口时,阿哥却改变了主意,说没胃口,不如去那边,绕上几圈。

我当然同意。

阿哥轻轻一笑:神神秘秘说阿妹你说阿婆晓得我们来看伊了吗?

我说晓得!肯定晓得!(下)

## 民间写真

## 养虫记

□程然

小时候,家里穷,买不起玩具,夏天一到,满世界的虫子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

树上有知了,颜色和树皮差不多,藏在树叶间,但是骗不了我们的眼睛,“这儿一个”“那儿一个”,有人指点,有人伸出竹竿。竹竿前端粘着面筋,或者用布做个套子。轻轻地,轻轻地靠近,对准,突然杵过去。有时只听一声“吱”地飞走,还洒下几滴尿。伸竹竿的人脸上有懊悔,不仅因为没捉到,还因为竹竿被别人抢去了。傍晚,每人手上都有了凡只知了,有哑子,有叫子,用手紧捏叫子身子两侧,一路叫。回家,用火钳夹住,在火上烤,一阵青烟后,撕开背部的壳,有丝状的肉,一点点,抠出吃,很香。

要下雨的时候,天上满是蜻蜓飞,黄色的。其实蜻蜓有好多只,除了黄色的,还有头部是青色、尾巴是黑色的,比黄色的大得多,还有头部是蓝色的,比黄色的小得多,只有缝衣针那么长。我们喜欢捉青色的,比较笨。它不像蝴蝶或者蜜蜂,不会歇在花朵上,而是歇在菜叶或者芦叶上,抖抖翅膀,两只眼睛骨碌骨碌转,明

副眼观六路的样子,悄悄过去,用手捏住它的尾巴,忽然好像大梦初醒,转头咬住捏它的手指,一点也不疼。我们喜欢把它的尾巴放在它的嘴里,本地有句歇后语,“蜻蜓咬尾巴——自吃自”,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它把自己的尾巴吃了。本地还流传着一个说法,蜻蜓会吃蚊子。晚上睡觉时,放只蜻蜓入帐,以为再也不用怕从破洞里飞进来的蚊子了。第二天早上,身上照旧鼓起几个红疙瘩,几只肚子鼓鼓的蚊子和一只尾巴细细的蜻蜓并排趴着,相安无事。

还有螳螂,青色的,三角形的脸,举着两把带锯齿的刀,被它夹住是很疼的,只要捏着它细长脖子,就夹不到;还有蚂蚱,它们藏身草丛。我们懒得找,用脚在草丛里扫,惊得它飞起,大的有中指长,捉它的乐趣就是捏着它的细长腿,让它对着你一直仰头。还有牛天,黑色的直接踩死,只捉身上有斑点的,还有纺织娘、蝼蛄、油葫芦、瓢虫……这些我们都玩不长,除了蟋蟀。

一放暑假,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家里没有风扇,更没有空调,外面虽然热,偶尔还有风,关键是要捉蟋蟀。捉蟋蟀不容易,草丛里,用腿扫是不出来的,必须循着声音找,明

明看见伏在草根下,一窜不见了,草太密,迷眼;墙缝里也有,要用用水灌,没有瓶子,再说井很远,河更远,主人发现了还有一顿臭骂。烂瓦碎砖堆里的蟋蟀最好捉,目标明确,不易躲藏。几个人围住,掀瓦,说不定瓦下有一对,扒砖,可能砖下有一对。蟋蟀分公母,公的二尾,母的三尾,我们只捉二尾,偶尔也捉三尾。突然看见我们的蟋蟀,有片刻犹豫,而捉者已将手指曲成碗状,准备罩过去,这一罩,除了准确之外,力度的大小很关键,力度太大手会变形,原来的“碗”就变成了“板”,腿断,肚裂,头扭,蟋蟀不死即伤。待一堆砖瓦变成一地砖瓦,我们转战下一堆。捉到的蟋蟀放在火柴盒里。那时,大人抽烟、着炉子都用火柴,空盒子多,我们用糨糊粘起来,做成公桌样子,一个盒子关一只。傍晚,几个“办公桌”都满了,回家。

捉蟋蟀是为了看它们斗。我们从食堂里弄来饭盒,盒底用水泥铺平,还备一个大缸,缸底铺些细泥。将两只蟋蟀放在盒中,先用蟋蟀草撩拨,等它们张开嘴(俗称“开卦”),鼓翅鸣叫,迅速撒出草。所有的人,蹲着的,站着的,都屏住呼吸,瞪大眼睛,只见,两只张开的钳子紧紧地

咬合住,身子贴住盒底,两条大腿拼命往前顶,时而你进我退,时而我进你退,进退之间,突然一只发力,钳子使劲一扭,另一只翻身朝天,六脚乱蹬,挣脱后,在盒中鼠窜。胜者,一边穷追,一边“瞿瞿瞿”地叫。看的人大吐一口气,仿佛刚才打斗的就是自己。而且赢了。如此这般,两相斗,胜者住盒,败者如残缺,当场摔死,其余丢于缸中。放几粒饭,缸深,敞开,蟋蟀蹦不出,盒浅,盖上。有时放着母蟋蟀入盒,与公蟋蟀做一夜夫妻,据说第二天更能斗争。第二天再让盒中的蟋蟀斗,按强弱分出等级,号头盆、二盆、三盆……,类似元帅、将军、校、尉。有一次,外公来了,看我们斗蟋蟀,临走,说他那儿有蟋蟀罐,让我去拿。缸体瓦青,盖上有花纹,罐底有印,还有水池、过笼。这才知道,把一只蟋蟀从这个盒移到另一个盒,是用过笼,而不必用手。从此,装备更新,头盆、二盆不再住盒,改住罐,真正的蟋蟀罐。晚上听着罐中的蟋蟀入眠,一夜无梦。

儿时的夏天,一直是蟋蟀陪伴。如今,一到夏天,我总是寻找蟋蟀的声音,听到,但偶尔。书架上有两个蟋蟀罐,很多年前德镇买的,一直空着。

## 江海新韵

## 手工诗坊作品小辑

## 一只根雕翻山越岭来到身旁

□徐玉娟

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  
从一条路到另一条路  
一只根雕  
翻山越岭,  
来到我的身旁

拆开一道防线,  
又一道防线  
打开一只包装盒  
又打开一只,  
被你悉心包裹的根雕  
裸露了出来

很多时候,  
我也在陌生的世界  
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,  
又在你面前  
逐一打开,直到露出  
最真的面容  
这些,也许都是命中注定

## 朝阳,或晚霞

□梦璇

飞鸟带来黎明  
醒来的树木,  
一株比一株青翠

她坐在阳光下  
手上的光斑,  
像落地的梅花

我不流泪,  
只是望着窗外的她  
她也不流泪,  
只是望着——

天空弯出更大的弧度。

很多时候  
我们忽略朝阳,或晚霞

进校那年,  
我扎着马尾辫  
她穿着蓝花裙

如今,我穿着蓝花裙  
她坐在阳光下

飞鸟落在树枝上,  
叶子一阵喧哗  
我们爱的这人间,  
一天比一天苍老

## 关于前世的红楼

□厉雄

毫无遮掩,  
挂在透凉的水上  
用旧的词牌,  
一遍又一遍洗涤话语  
企图更换门楣

残留的月光,  
软软地卧在榻上  
饲养着那些软声细语  
一车车惶恐  
在孤寂的小世界里  
排练旧剧

走一步

便远离十里,  
遥遥无期的粮食  
解救一尾鱼缸里的墨香  
五彩顽石若隐若现  
等候的黛月,逐渐失忆

灯光暗淡,  
小楼载着柔弱的风  
孵化宣纸上路过的山水  
昨夜的雨是一茬一茬  
生长的思念  
滴下的剧情  
一次次地  
纠缠着树洞的情绪

## 乡村来信

□柯桥

燕子赶在暴风雨到来之前  
回到了屋檐下  
闪电也没能记住  
它们回家的样子